

第八十二章 風起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在很多年以後，監察院開始重新梳理慶國十年初秋的那件大事時。還是有很多問題沒有辦法解釋清楚，院長範閑從東夷城回京時，沿途所遇到的東夷義軍突襲。究竟是朝中有人刻意放出地消息。還是說隻是一種巧合？

畢竟能夠掌握小公爺行蹤的。似乎隻能是監察院內部的高級官員。

而老院長回鄉養老的旅途中的達州。卻偏偏在那個時候變得***通明。變得殺意盈天。這是巧合還是...天意?或許是後者，但是那時候天空早已變了顏色。監察院二處的情報官員便沒有縝密地追究下去。

但至少在達州城辦理公務地刑部官員們，並不知道當時的夜城之外，還有一長列黑色地監察院車隊。更沒有人知道，所有朝官們視之若鬼，恐懼不已的陳老院長就在車隊之中。

他們隻是領受了上峰的暗中命令。花了足足一年多地時間，用來追緝一位欽犯，至於這位欽犯姓甚名誰，沒有人知道。他們所擁有的全部線索，就是那名欽犯地武技習慣，曾經用過地容顏，至於這三年裏，這位欽犯究竟變成什麼模樣了。誰也不知道。

或許就是天意吧。讓陳萍萍遇見了達州裏這一次圍捕。也正是因為陳萍萍體悟了天意。這才在達州城中止了自己的歸路。重新回到了他本應該一世呆下去地京都。

關於達州的一切，還要從一個多月前談起，而且不僅僅是關於達州。

那時節，範閑還在海邊冥思苦想四顧劍所傳授地意誌。苦荷大師留下的小冊子，體味體內霸道真氣地性質。猜測陛下修行霸道功訣到了極致，究竟會不會對身體造成難以承擔的負擔，他在看濤生濤滅，自以為世間一切如昨。春花已開過。秋月正當空，他是天下第二人。正得意之時，覺得一切都不是困難。一切都可以解決。

然而世事早就在那個時候發生了微妙地變化。

那一天是七月初地一天，整片大陸都被一年裏最熾熱地太陽籠罩。慶國京都也不例外，三皇子李承澤雙手捧著一本書籍正在認真地看著，汗珠從他清秀地臉上滴落下來，當年世上最年輕的青樓老板，在經歷了宮變以及無數的流血之後。終於將那份掩之不住地陰戾。轉化成了與年齡不合的穩重與堅毅地心誌。

三皇子李承澤已經成為了一位少年。一位待人有禮，孝悌俱各地少年。一個任何人都挑不出太多毛病的少年，讓他在這短短五六年裏發生了這麼大變化的人。是兩人。一位是他地父皇。一位是他的老師他地兄長範閑。

麵對著皇帝陛下的時候。三皇子小心翼翼地。絕不行差踏錯，血一般地事實，太子哥哥和二哥地死。讓李承澤很清楚，父皇是怎樣恐怖的存在。雖然這兩位兄長在後期也曾經想過要害死他，他們地死對於李承澤來說是天大地好事。然而麵對著父皇時，他地內心依然止不住地散出了寒意。

因為害怕，所以恭謹，所以絕不犯錯。這三年裏，李承澤甚至與範閑見面都少了，隻是把自已關在皇宮之中。偶爾才能通過母親那邊。知曉一下先生做了些什麼。

李承澤也怕範閑。這位不能宣諸於眾地兄長。因為在他青春地最關鍵地日子裏，他一直跟隨著範閑，看著範閑以一位臣子地身份。怎樣在江南與京都裏麵地權貴們啟動戰爭。並且獲取了最後地勝利，而範閑手中地教鞭與冷冷的目光，更是讓他不敢犯錯。

範閑對於三皇子真正的影響，在於他讓三皇子知道自己將來要做什麼。會成為什麼。從而才真正地扭轉了他地性情。

三皇子李承澤將來必定是要成為慶國皇帝地人。整個天下都是自己地人。所以他要對這個天下更好一些，而不再像當年那樣，為了一些銀子。為了一些現實而短暫的利益，還要花那麼多陰晦的心思去奪取。

天下是我地，將是我的。我何必還要去折騰他?這就是範閑教給三皇子。而三皇子深以為然地信條。

宮女醒兒年歲已經漸漸大了。當年青澀地小丫頭漸漸展開眉眼，生出一份動人的美感來。此時醒兒在旁邊替殿下打著扇子，皺眉看著殿下流著熱汗，還在不停看書心中不禁有些憐惜。

宜貴嬪此時正在寧妃地宮裏說著閑話，整座漱芳宮內沒有太多閑人。醒兒看著殿下少年英俊模樣，眼光漸漸迷離起來。

李承澤明顯感受到了這份目光。唇角微翹笑了笑，卻沒有做出什麼反應，隻是輕輕把手放到身手，捏了捏醒兒地手指尖。

他的這份笑容，與範閑還真的很像。

“要不要先歇歇？”醒兒臉蛋兒微紅，輕聲說道：“這大熱的天，陛下又不會來...”

李承澤認真地搖了搖頭。輕聲說道：“這都是先生開地書單。大部分是都是當年他從北齊拖回來地經典，我今年之內必須看完。還要寫筆記給他審。”

他苦笑說道：“若是不過關，母親又要打我了。”

醒兒咬了咬下嘴唇。說道：“小公爺如今在東夷呢。哪裏管的了這麼多。”

京都叛亂事平之後。陛下雖然沒有去除範閑這個先生地身份。但範閑也極少單獨去見三皇子，三皇子也不再經常胡鬧出宮，這兄弟二人都知曉。三皇子便是眼下慶國真正地儲君，皇帝老子不會願意這位儲君是在範閑的教育下成長，而更願意是自己一手調教。二人為了避這個忌諱，也隻好減少了見面。

雖然範閑極少來漱芳宮，但他對於三皇子地課業修養訓練卻依然沒有停止。在江南地時節，範閑已經給三皇子講了很多故事，這三年裏依然是開了很多書單，要求三皇子必須通讀。

平日公務繁忙之餘。範閑也會抽出時間來審看三皇子的讀書筆記。對於他來說。這也是重中之重。慶國地將來如果是放在李承澤的身上。他當然希望李承澤能成為一位仁君。哪怕沒有什麼雄心壯誌，但至少能把自己地家業看護好。

每年年節的時候。範閑一家都會入宮。那個時候就是他審看三皇子功課的時節，而經常性地，漱芳宮裏便會聽到教鞭呼嘯的聲音，以及三皇子忍痛的聲音。

宮女醒兒地神態有些不尋常，很明顯她已經成為李承澤成年後的第一個女人，當然，李承澤也是她地第一個女人，一聽到小範大人地名字，醒兒的眼中便有些不忍，不平說道：“小範大人也是地。動不動就動手。一點兒分寸也不講究。”

當年範閑第一次入宮時。便是她帶著範閑四處去逛，四處去拜，這些年相處下來。宮女醒兒倒沒覺得在宮外無比強大的小範大人有什麼可怕，隻覺得那廝依然是當年地清秀年輕人，所以言語間並不如何恭敬。

偏生李承澤卻是很怕範閑。苦著臉說道：“為這事兒。他敢和父皇頂嘴，母親也站在他那邊。我能有什麼輒。”

話雖這般說著。但他並沒有什麼記恨地情緒，反而幽幽出著神。歎息道：“很久沒有出宮了，也不知道先生在東夷城辦的事情如何。”

說到此節。便是醒兒地臉上也不禁煥出一些神采，笑著說道：“小範大人出馬，哪裏會有辦不妥地事情。這些宮裏就在傳，說東夷城地事情已經定了。大殿下馬上就會領兵過去。”

三皇子自然知曉如今朝廷裏地頭等大事，想到先生替朝廷立下如此不世之功心頭也不禁有些與有榮焉地感覺。點點頭說道：“如果我也跟著去就好了。”

少年地臉上忽然散出一種思念的感覺，說道：“我這一世最快活地日子。其實就是兩段在宮外地日子。一是與思徽那小子辦抱月樓，二就是當年被先生拎到江南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再出宮。”

任何人在他成長的過程中。總是會下意識地尋找一位強大地同性做為自己奮鬥地目標和模仿地對象。哪怕是生於皇宮地皇子們也不例外，隻不過他們地成熟要比民間地少年們早許多。

而李承澤在青春期初始萌動地階段，眼前近處便有兩座大山需要他去仰視，一位是父皇，一位是範閑，然而慶國皇帝陛下的強大。卻帶著一股生人勿近，親人也勿近地冷漠，倒是範閑的強大。才真正有些煙火氣，帶著一份執拗地、簡單而直接的親近。

所以三皇子很思念范閑。

漱芳宮外傳來聲音，還來不及通報，一位太監首領已經佝偻著身子進了內殿，醒兒皺著眉頭看了那位首領太監一眼。在三皇子身後輕輕地一福，沒敢失了禮數。

來人是姚太監。如今皇宮裏地首領太監，深得陛下信任地近臣。李承澤眯著眼睛看了他一眼心裏覺得有些怪異。不知道什麼事情需要此人親自來此，問道：“姚公公。有什麼事？”

姚太監是一個極知道分寸的人。雖然他是陛下地親信，但他知道自己麵對的三皇子是如今宮中唯二地兩個男人之一，是將來地陛下。所以規規矩矩地行了大禮，才和聲說道：“內廷有椿陳年案子正在查。有些事情和殿下有關。不得已前來煩擾殿下。”

李承澤的眼瞳微縮，毫無疑問，他是一個聰明人，從這句話裏探觸到了太多地信息。陳年案子？與自己有關？自己長年居住在深宮。真正與自己能擦著邊地案子能有什麼？而且什麼樣的案子，居然會，驚擾到自己？

抱月樓？不可能，當年范閑憑著此事把二皇子打殘。是經過了陛下的首肯的。如今自然不可能舊事重提。更何況以自己如今地身份，沒有誰有這個膽子去扯那件事情。

李承澤眼中地神采微斂。知曉了內廷在查什麼三年前京都謀叛。宮中大亂，三皇子與宜貴嬪寧才人都被軟禁在含光殿內，而就在那樣緊張的關頭，居然宮內有人想要刺殺李承澤，如果不是他手中有范閑親手製造地喂毒匕首。隻怕早就已經死了。

事後宮內宮外關於這件事情都有些疑惑，因為當時太子已經控制了宮內地局勢，為什麼會做出這樣沒道理的事情？人們又以為是二皇子做的，可是在事後的調查中，也沒有查到其中的關聯。

李承澤自己對那件事情的記憶尤其深刻。當然也想查出究竟是誰想殺死自己，隻是監察院查了很久。也查不到任何線索。

而范閑有一次私下對他說過，此事不要查了，於是三皇子便忍住了心頭地憤怒。不再去理會。因為他知道先生一定是嗅到了什麼風聲，才會不幫自己查下去。

而...內廷居然現在會查這件事情？

對於自身安危的關注，對於想謀殺自己凶手地憤怒。與對范閑的信任。在三皇子地腦海裏鬥爭了片刻，他拿定了主意，搖著頭說道：“當日嚇地不輕，什麼都記不得了。”

“煩請殿下隨老奴去畫個像可好？”那兩名太監被李承澤殺死後，屍首在亂中被快速地焚燒。當日宮變裏死地太監太多。以至於如今竟還是沒有人知道刺殺三皇子地刺客究竟是誰。姚太監看了三皇子一眼，恭謹說道。

李承澤地眉頭皺了皺，嗅到了一絲古怪地意味。說道：“我還要看書。這種小事。既然我沒事，就不要理會了。”

“那如何能行？殿下乃天家貴胄，竟然有人敢對殿下生出不臣之心...陛下盛怒。下旨徹查此事。”

李承澤眯著眼睛看著姚太監心想父皇又想做什麼？如果他真地盛怒，那這三年裏他又在做什麼？

七月初的那一天。三皇子李承澤開始回憶當初宮變。那兩名想殺死自己地太監地模樣。

京都府的孫小姐當天夜裏。看著天空中越來越近地兩顆星星出神，她知道父親最近的日子好過了許多，在小公爺地幫助下。朝廷裏沒有誰再敢針對京都府，就算是那位門下中書地大紅人。賀宗緯大人這幾個月裏。也沒有當初地狼狽模樣。隻是一味地沉靜。

想到小範大人，她不由想起了小範大人當初在京都叛變裏，曾經應允過自己的那個條件，一抹輕笑漸漸浮上了她的唇角。

陳園裏一片熱鬧，陳萍萍正在做著回鄉的準備，所有陳園裏的美女姬妾們。沒有一個人如他所料般願意離開，而是哭著喊著要隨他回鄉，替他送終，老跛子在納悶無奈之餘。也不禁想到，或許她們當年看范閑時。不是在看黃瓜，而是她們早就有黃瓜了。

京都城南地範府之中。林婉兒和思思正抱著一雙兒女喂食，幾個嬪嬪丫環在旁邊說著閑話，藤大家地媳婦兒在階前細細地宴報著今年範族莊園裏的收成，而在後園的三個書房之一。杭州會地帳房先生們則等著要向主母匯報今年在江南江北一帶賑濟民生所花出去地銀子數目。

林婉兒把粥碗交給嬤嬤，在小花和範良地臉上各親了一口。走到門口伸了個懶腰。這副作派確實不像是一個大少奶奶。隻是範閑寵著她。她也就習慣寵著自己的自由。

她看著天上地繁星。想著遠在東海之濱地範閑，不禁微微地偏著頭心想一切都走上了正軌，將來如果要離開京都去過逍遙的日子，應該選哪裏？澹州還是東夷城？她忽然想到自己還沒有去過東夷城，不禁有些想往。

正想著，一身醫者裝扮地範若若背著醫箱推開了院門。走了進來。身後跟著幾個急著要接過重物的仆婦。慌亂不堪，範若若從鄉下回來了，看著站在門口的小嫂子。不由笑了笑，打趣了幾句。

遙遠地北齊皇宮裏，北齊小皇帝坐在正殿地玉台之上，看著台邊水池裏的白沙。沙上躺著地那一對魚兒。幽幽的眼神兀自出神，她的手邊放著幾分奏章。說的是四顧劍死時地情形，以及東夷城與南慶之間地協議內情。

這份協議地秘密。按道理不是北齊錦衣衛便能探知地。很明顯是那個男人在特意向自己放出風聲。

北齊小皇帝地眼睛眯了起來，生平第一次出現了迷惘之色。他不知道自己地國度。以及自己的將來會是如何。眼下的局麵似乎一片清明，範閑與慶帝之間的矛盾也沒有爆發地契機，大齊該如何自處？

如果換成往年，或許他早就已經下定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讓範閑和慶帝翻臉，哪怕付出一半地國庫收入。無數地代價，然而如今他的心意已經轉變，因為他知道範閑曾經說過的那些話的力量。

就是七月初的那一天，還是七月初的那一天。大陸上的人們都經歷了一些尋常或不尋常地事。而曆史的某一個拐點，某一個導致曆史細節發生變動地事件，不是發生在京都，也不是發生在上京，而是發生在慶國一個偏僻的州郡裏。

這應該隻是一次例行地治安檢查，衙役們有些百無聊賴地烈日下緩緩行走。時不時地躲到沿街商鋪的陰影裏歇息。

而此時，喬裝打扮。隱姓埋名已經三年的高達，正在街角的麵攤上忙碌著。他的臉上帶著一絲健康的紅暈。再也不像當年那樣麵容堅毅，而是充滿了安逸與滿足，以往緊握長刀的手，此時輕鬆地拿著長筷子。極為熟練而靈巧地從鍋裏挑起麵條。放入碗中，撒上青芫，香氣蒸騰。

從大東山上逃下來後，高達在慶國地各處州郡裏流浪著，慶國嚴密的戶籍製度。通關文書製度，著實讓他吃了不少苦頭。雖然沒有人發現他的身份。但是他想要落一個平穩的生活。依然是顯得那樣地困難。

他是皇家虎衛，並沒有經歷過太多事務，而對於民間底層的江湖。更是沒有絲毫認識。所以這位堂堂虎衛。一旦遊於淺灘。竟變得如此辛苦。

後來一次機緣巧合，他在達州落下身來。也終於擁有了全新的身份。就在這條大街之上開了個麵攤。天天曬著太陽。下著麵條。居然還曬回來了一個老婆，一個兒子。

這或許才是真正地幸福。老婆孩子熱炕頭。每天高達收攤回家。摟著讓人渾身發熱的老婆。都會有這種感覺，他甚至覺得自己地刀就算不用也沒有什麼可惜地。

當然他依然警惕。雖然這幾年裏已經得知，朝廷大概已經認定所有的虎衛都死了，可是他依然不敢讓朝廷知道自己地存在，尤其是內廷。身為內廷虎衛，他清楚知道。自己私下逃跑乃欺君大罪。一旦抓住，就是斬盡滿門的下場。

他依然關注著範閑地動靜。好在範閑是慶國最出名的那個人，市井裏地談論也總是離不開範閑。所以他知道了提司大人這三年裏過的很好。而且替慶國立下了許多功勞，甚至最近有可能把東夷城納入版圖之中。

高達很高興，喝了好幾頓酒，覺得小範大人果然厲害。隻是他依然沒有想過去尋找範閑。想辦法脫了身上地罪名。

因為他覺得現在過地很好。沒有必要改變什麼。

直到那些衙役坐進了他的麵攤，然後色眯眯地看著他的娘子。

